



■ 阎汝山

人生五彩缤纷,人生复杂多变,人生喜怒哀乐,人生沉浮跌宕……

人的一生究竟应该如何度过,才能称得上不枉此生,这与一个人的生活态度息息相关。如果我们一筹莫展地看待人生,人生肯定阴云密布;如果我们开心快乐

人生随想

而充实的人生则会让一个老人即使面对死亡心里也坦然。

也许,你的人生道路上有过这样的经历:一个错误、一个过失,或是一个挫折使自己陷入难以自拔的煎熬中。如果说是这样,请务必立即调整思路,拨开眼前的迷雾,去寻找生活中的阳光,因为失败和逆境本来就是生活的一部分,而我们每天仍必须前行。

经历一次磨难,就如同度过一个黑夜后,会迎来一轮朝阳,迎来人生的新起点。磨难使人充满智慧,使人变得坚毅,使人丢弃骄傲。

人生是一杯苦酒,有苦难经历的人很容易对这句话产生共鸣,而我们也只有喝过这杯苦酒,才能品味到它的醇香和浓厚。

一位哲人这样说过:走好每一步,这就是你的人生。

是啊,人生之路说短也短,因为你生活过的每一天都是人生的一个阶段;人生之路说长也长,因为它是你一生意义的诠释。

梦想起航

■ 姚怡冰

2017 年的最后一个夜晚
你我互道了一声晚安
期待着新年的第一缕阳光
心中都充满了希望

再见,2017
你好,2018
灿烂的阳光又照进了梦乡
时时不忘心中存有梦想
第一天就将所有的路线规划
我要绘出无限美好图画
将绽放的希望用心涂饰
期盼日后不再心伤

校园里仍书声琅琅
钟声在为未来敲响
用文字无法形容
我们内心无限的希望
那是新时代最绚丽的光
明天
让我承载梦想起航



■ 孙玉霞

一条狭窄坑洼的小街,树影斑驳,人潮涌动。这是一条小吃街,按照和儿子的约定,我们来挑选他最喜爱的美食。从街头一路颠簸来到街尾,儿子才找到最想吃的炒凉粉。

我们又来到鸟市。鸟笼摆放整齐,就像我们住的阁楼一样,翠绿的鹦鹉、灰色的鹌鹑在其中蹦跳嬉戏,并不寂寞。

卖鸟的老者从躺椅上站起,神态悠闲淡然,从工具箱里拿出一个小铁铲,底

垂钓所思

■ 厨人

钓鱼,其实是闲人的事儿。忙碌于工作的人,他也想去钓鱼或者玩点别的什么,可是总没有空闲。有的人,钓鱼的工具买了很多,偶尔去找一个池塘钓一次,钓上来三五条鲫鱼,就能兴奋好几天,于是呢,逢人即讲自己钓了多少多少鱼,半斤八两重的一定会说成足足有好几斤。说得听者也不禁心痒痒起来,大有提竿就走之势。

去年十月去山东威海,和朋友一起在海边钓了十几条二斤左右的鲅鱼。回家来我见人便夸耀,自己一上午钓到了好几十条呢!平时我很少有机会去钓鱼,正像是我打麻将,不是不会打,只是不准自己和他人赌。偶尔——一年大概有那么两三次——和老婆娘家人玩几盘,赢钱的时候少,输钱的时候多。

钓鱼麻烦自不必说,且又易弄脏衣服。然而除了钓鱼,细想起来我还真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业余爱好:如今的我既不抽烟也不喝酒,牌不打,歌不唱,舞不跳,在别人眼里就是一

个完人。这不能不说是我的悲哀,因为如此,我少了很多朋友。别人都知道我不喜欢打牌,人不够也不会喊我,喊是白喊。有饭场时说自己不喝酒,很多人都会诧异:饭店的老板怎可不喝酒呢!似乎是开饭店的一定要会喝酒,不但喝而且还得能喝,就如夏天穿 T 恤、冬天穿棉袄一样天经地义,是必须的。可是我是真的不想喝酒不想抽烟。这种离群索居之态自然利弊昭然,加上我又不通人情世故,越来越把自己孤立起来。难怪十几年前有一个官人问我这辈子有没有朋友,我回答说有,秦桧还有仨相好的呢,我不至于比秦桧还不堪吧!

现在这个当官的人也许仍然看不上我,我估计他更不会改变初衷与我做朋友,但是,我一直自我感觉良好。我有我的观点,我有我自己的活法,别的人怎能完全明白!说我特立独行也好,说我另类也罢,只要我所做的事情没有伤害到谁,我就活得坦然,谁爱怎样说就怎样说。既然是大家都生活在一个太阳下,谁都会被别人说,当然,你也可以去说别人呀。



约定

部是镂空的。老者把铁铲伸进鸟笼底部的沙层中,一粒一粒过滤鸟粪。接着,又取出一个铁质文具盒和一根细铁丝。他打开文具盒,我和儿子好奇地望去,不禁大吃一惊,竟然是一盒翻滚蠕动的虫子。“自己养的?”我问。老者微笑着点点头,熟练地用铁丝插住虫子送到鸟儿眼前。那鸟移过来啄住扭动挣扎的美食,细细品味。

老者与鸟儿恬淡的生活,令居住在闹市的人向往。

单位门卫大爷也喜欢养鸟。大爷心

善,怕那鸟形单影只寂寞,有时便把鸟笼打开。鸟儿像恋家的孩子,并不飞走,寂寞了,便在院子土堆里扑棱着翅膀晒太阳,或踱着方步到处闲逛,饿了就返回它小小的家。

鸟与人之间建立的信赖与忠诚让人感叹,让我想起了几年前与朋友的约定。

那时杨柳依依,花儿吐芳,两个长发飘飘的少女相遇并成为知己。一个喜欢刘墉,一个敬慕徐志摩,在青软的草地上接受一次又一次心灵的洗礼。

几年后,我们不得已离别,互相叮

嘱一定常联系,一定常相聚。然而之后打电话、见面的次数却屈指可数。

想到这,我拿出手机给久未重逢的她打电话。“什么事?”电话在我几乎要放下时接通了,冰冷的话语、不耐烦的语气。我高举的手臂不觉沉了下去。

是什么冰封了我们的约定?或许,是时空把我们相隔于冬夏。

一群麻雀从房顶掠过,不知飞向哪里,或者去赴与谁的约定了。鸟儿会捎去我的心意吗?我想,我依然会在这里等你。